

人·事·艺

桑 艺 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事·艺

桑 艺 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定路 10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郎各庄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6875印张140千字

1988年6月第一版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

1—4200册

定价：1.80元

ISBN 7—80014—093—8

Z·0004

目 录

缥缈的遐思

- 我与沈雁冰的相识……………孙 瑜(1)
- 周璇与《马路天使》……………赵 丹(4)
- 想起了袁牧之……………鲁 思(9)
- 忆石挥……………程 之(13)
- 一代名优忆绣文……………凌 鹤(19)
- 听爸爸魏鹤龄谈戏……………魏 薇 施锡来(22)
- 林红，我看到你了

- 《青春之歌》在日本放映……………秦 怡(25)
- 我们见到了邓妈妈……………王铁成(29)
- 暴雨飓风总不移……………廖沫沙(37)
- 空教相思南国……………舒 诤(44)
- 第一次看梅兰芳……………许姬传(50)
- 傲骨从来耐岁寒……………梅绍武(55)
- 欧阳予倩与荀慧生……………张伟君(61)
- 来自旧金山的怀念

- 爸爸周信芳和我们……………周 易(66)
- 在一次难忘的宴会上……………王吟秋(74)

情意深深忆菊隐	曹 禺(79)
父亲给我说戏	张二鹏(83)
我所认识的老舍	赵景深(86)
一出大反串戏	赵燕侠(95)
凤英学戏见精神	张慧聪(98)
童年学艺	丁是娥(102)
“小瘪三”与“老太婆”	丁是娥(108)
深夜在莫斯科	郎咸芬(113)
白鸡蛋、花鸡蛋、金弹子	方掬芬(117)
霜浓柳老故人情	秦瘦鸥(124)
悲鸿与齐老	廖静文(127)
双猫竹石意绵绵	俞云阶 朱怀新(136)
缅怀丰子恺老友	朱光潜(140)
白头今又译《红楼》	丰一吟(143)
从《阿宝两只脚》想起的	丰一吟(148)
朱自清与丰子恺	毕克官(152)
强其骨	

——从我父亲潘天寿的一方印章说起……潘公凯(157)

敦煌的“万里长城”	常书鸿(162)
每忆新波更断肠	黄秋耘(166)
一张照片	姜德明(170)
想起了《老渔夫》	李 桦(175)
心声	刘 岷(179)
万氏兄弟与《大闹天官》	姚芳藻(183)
流萤	萧 加(188)
西子湖畔的艺术摇篮	郑 朝(191)
我的艺名	新风霞(195)

小本·····	新风霞(204)
卖报姑娘与码头工人	
——聂耳怎样创作·····	周伯勋(211)
浦江一幕最难忘	
——忆聂耳与《扬子江暴风雨》·····	田海男(215)
我来自“平地茶园”·····	侯宝林(221)
在印度学习“婆罗多”舞·····	张均(224)
父亲刘半农的摄影生涯·····	刘小蕙(229)
平·克劳斯贝在我们家·····	程乃珊(232)
木笼里的构思·····	树菜(237)

缥缈的遐思

——我与沈雁冰的相识

孙 瑜

我因高血压旧疾住进医院治疗。从二十八日的报纸上看到了沈雁冰(茅盾)同志二十七日晨不幸于八十五岁的高龄在北京逝世的消息，深为悲痛！我在病榻缥缈的遐思回忆中，想起与沈雁冰同志相识的情景，犹如一幕幕电影画面出现在眼前。那是六十余年前的事了，我还很年轻，就曾和这一位我国文坛巨匠有过几次不同寻常的交往。

一九二二年，我在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念书，由于爱好文学，曾用课外时间翻译了美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的一个短篇小说《拳豹人的一个故事》，不揣冒昧，投稿到上海沈雁冰同志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不想很快就被录用刊出，这是我在文学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接着，我又翻译了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伟大作家托马斯·哈代的一个中短篇小说《娱他的妻》。沈雁冰同志不仅再度录用发表，并亲笔给我写了一封长达六页、热情洋溢的信，鼓励我这远在北方的青年，在中外文学方面继续努力。一股暖流流进了我对未来充满了幻想的心田。但遗憾的是，由于我当时

已对新兴的第七艺术——电影有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已从美国函购《电影编剧学》等书刊，在课余埋头钻研起来，我在以后的六十余年里，始终致力于中国电影的编剧、导演事业，或许可以说，是沾了一点沈老鼓励我致力文学的“边”的。

三十年代初期，我在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担任编、导该公司的头两部电影。记得在一九三五年左右，约有半年余曾在万航渡路（极司菲尔路）的信义邨居住。那是一个闹中取静、竹木清幽的小弄堂。我一家人住九号，当时刚拍完我的电影《大路》的名演员黎莉莉（钱壮飞烈士的女儿）、钱夫人和她十岁的儿子，以后成为名摄影师和电影导演的钱江住在三号。当我上下班走过幽静的弄堂前排的竹树间时，透过四号的玻璃窗，常常看到书桌后面坐着一个面目清秀的学者在埋头专心写作，他是谁呢？当时我并不知道。直到多年后，黎莉莉才告诉我那个住在她隔壁家的儒雅的学者就是茅盾同志。我向茅盾同志投过稿，他给我写过信，只是书上交往，未见过面。生活中有很多失之交臂的事，当时我未能与茅盾同志认识，以求得他对我更多的教诲，启发和引导我对电影作进一步的努力，使它们更符合时代的一些要求，至今我还深深引以为憾。

我和沈雁冰同志第一次幸运的见面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文代大会期间，在中国“影协”成立大会的晚宴上。我和天津南开中学阔别三十余年的高年级同学周恩来同志（我曾有幸地欣赏了十七岁的周恩来同志在南开大礼堂演出的不少“新剧”）也在这次席间相见。当时，我从衣袋里拿出了一本纪念册请周恩来和沈雁冰同志签名。周恩来同志写了“为人民电影事业而努力！”沈雁冰同志写了“继续为中国电影努力！”我笑着向沈雁冰同志说，在一九二二年左

右 由于他在《小说月报》上刊登了我的以“理白”为笔名翻译的两篇小说，特别是收到他写给我的那一封长达六页信纸的热情的信，差一点没有把我从学电影的道路上拉到文学的“笔耕”道上来。周恩来和沈雁冰同志听了这段往事都爽朗地笑了起来。

回忆往事，我深深地怀念中国现代文坛巨匠沈雁冰同志的那一种温文儒雅、热情内蕴的性格，和他长期对青年文艺工作者们的关心和鼓励。他本人对革命事业的终生忠诚也使我十分感动。我感到，青年们的思想是最纯洁的。青年们最容易吸收新鲜的、“真、善、美”的事物，勇往直前，进取心强，有强烈的正义感。沈雁冰同志一生助人为乐，正如周恩来同志于日理万机之间，能深切地关怀广大青年，包括青年文艺工作者。我在病榻的缥缈遐想中，祝愿中国青年都能缅怀革命先烈们对青年们的期望，因为将来的世界是属于青年们的！

周璇与《马路天使》

赵 丹

周璇拍摄《马路天使》影片的时候才十五、六岁。这之前，她在上海艺华影业公司当一名小配角(简直和临时演员差不多)。演的尽是什么：“太太，老爷回来了！”或“太太！少爷请您听电话。”等等说一两句话的小丫头、小女佣，真是默默无闻、名不见字幕的一个小角色。也不知道袁牧之(《马路天使》的编剧兼导演)是如何看中她的。

记得第一天周璇到我们摄制组来的时候，穿的是一件淡蓝色的阴丹士林布的旗袍，平底搭攀的黑皮鞋，剪得短短的头发，既不象个女学生，更没有演员和明星的风度、气味。导演袁牧之引着她向我们作介绍时，她低着头，不敢用眼睛正视我们这几个所谓“大明星”的脸，只向各位深深地一鞠躬。当时，我看着她那羞涩、慌乱的神态与动作，简直忍不住笑出声来。当然，我们都能体味得到她的内心的喜悦与紧张的情绪，谁也不会轻视她，而是非常喜欢这个极其不显眼的天真无邪的小丫头。

“小丫头”——的确是个典型的上海土生土长的“弄堂小

因”。记得当编导袁牧之讲剧情和阐述导演构思时，她——周璇，总是缩在角落里，瞪着一双大眼睛，眨巴眨巴地，就象个五、六岁的小因在贪婪地听大人在讲故事。一会儿笑了，并且笑出声来；一会儿又缩起脖子给吓住了；一会儿泪水涌现在眼眶里。逢这样的时侯，我也总是偷偷地眇她一眼（特别欣赏她的反应）。忽然她觉得我在注意着她，便立即意识地收敛起适才的表情，眨眨眼，装出一副大人应有的严肃的模样。可是不一会儿，她又被故事情节所吸引，忘却了世俗社会的成年人的一套矜持，又立即还原于她的孩童的率真和本色，而沉醉，而又入迷了……

导演讲完戏，征求大家的意见。我、魏鹤龄、赵慧琛、钱千里，摄影师、美工师、剧务等等，各人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最后征求到她——周璇有什么意见时，只见她的脸胀得红红的，一语不发，把头深深地埋下去，埋到几乎碰着膝盖。然后，她蓦地站起来，一溜烟地溜出去了——恰象赖学的顽童似地，再也不肯照面了。无论谁去找她、唤她，也唤不回来！

记得有一次，场内在“布光”。我偶然经过景片后边，看见两个小孩子躲在布景片后在玩打玻璃弹子的游戏。仔细一看，不是旁人，正是周璇和那个十二、三岁的“小沈”（剧中扮演“五把兄弟”的最小的卖水果的小弟），在那儿十分顶真的决胜负呢！

有谁能想得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纯朴天真、无忧无虑的“小丫头”周璇，在《马路天使》的影片中，如此深刻地体味到角色的心灵和性格的核心，并且如此准确地掌握了镜头的分寸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丰满而具有魅力的典型的“歌女”的艺术形象呢？

如今回想：首先是生活对她的磨炼吧，尽管那时她才十五、六岁。我也是逐渐才明了她的身世——她是个孤儿。自己的生身父母出于饥寒交迫把她卖给了人家。而后几经折磨又卖到歌舞班里，当了歌女，流浪江湖，小小年纪尝尽了人生的辛酸。听说这个玩玻璃弹子的十六岁的小囡囡，当时竟已是一个歌舞班班主的占有物时，我愕然久之。花花世界的牺牲品——这种残酷的现实社会生活和她未成熟的年龄的率真、善良的天性相悖，剧烈地搏斗着。于是过早的导致了她对生活的本质的体验，促成了她艺术上的早熟的直感。这个“街头歌女小红”的角色，无需多用理性的分析，周璇就本能地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与规定情景中去了。

当然，在《马路天使》中小周璇能获得大成功，也由于她的丰富的舞台实践，常年闯荡江湖，使她总是置身于各种不同观众的需求中，不断地磨炼自己的适应能力，从而得到了技巧的锻炼；加上她曾在艺华公司充当过小配角，这一切都是演员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此外当然也不排斥她的天赋条件：柔和优美的歌喉，敏捷的动作，反应准确的听觉，以及善良的心地，单纯的秉性等等。她是这样地容易“进戏”。老实说，当时我在摄影机边看她的表演时都给矇住了：这样一个幼稚的“小丫头”，竟然是导演要她什么她就有什么！神啦。以后，我常常夸赞这个乖囡在《马路天使》里的演技，却说不出她所以成功的最根本点。

多少年过去了。准确地说，是在我自己回顾一生的创作道路，上升到理论进行总结时，我也才悟到周璇成功扮演“小红”的奥妙。仿佛俄罗斯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演员最可贵的素质就是信赖。信赖自己的角色的一切行为和动作。”斯氏还打了个比方：演员的全

部的创造，就要象孩童玩骑竹马的游戏一样，相信自己的竹马是匹真正的最好的马，才能纯洁地、真挚地、热情地、随心所欲地驾驭着它自由地驰骋……。而周璇，正是具备了作为演员的这样一种可贵的素质。所以每当导演临场拍摄时，对她的每个动作、表情的提示和要求，她都能立即正确地、恰如其分、自自然然地反映出来，很少有重拍，或过多的排练的时候。这信赖，也基于难能可贵的创作友谊。参加《马路天使》的机缘，对周璇确是一生中难得的知遇之恩。她对于合作者，尤其是对编导袁牧之崇拜、信赖之至。

伯乐识千里马，千里马遇伯乐，都不易！一个演员对于某剧的编导者、合作者给予莫大的信赖，难；而导演对一个演员的深切了解与信赖，亦难。非个中人难以体会亲密无间、相互信赖的创作友谊和机缘之难能可贵。袁牧之可算得是独具慧眼，他不但识了周璇，同时还识了另一位特殊性格的演员——扮演妓女的赵慧琛。如今，重映《马路天使》，重聆“天涯海角觅知音”，我是多么怀念这三位亡友——周璇、赵慧琛、袁牧之。

可惜的是，拍完了这部戏，我们与周璇也分手了。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炮响，我们离开了上海到内地去做抗敌救亡宣传工作。那时候我们还都太年轻，还不会做人的思想工作（包括袁牧之在内），谁也没去和周璇联系过，动员过她，而把她一个人留在孤岛——上海滩了。

我再见周璇，已是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重回上海的时候了。

先是由作曲家陈歌辛（陈也亡故多年啦！）带口信给我，说是：“周璇很想见你。”我回想起周璇蹲在布景片后玩玻璃弹子的神情，笑了。但我们重又相见是在霞飞路一家跳舞厅

里。那晚，她穿的是一身长长的黑色绉纱旗袍(大概是时髦的晚礼服吧)，装饰了些项链、别针和钻石的戒指，披着长长的卷发，和当年的周璇大不一样了。脸上气色也显得黝黑，过分的化妆虽然掩盖了眼角的鱼尾纹，却掩盖不住她的疲惫和忧伤的气质。我们两人都努力地寻找恰当的话语。我已记不清楚到底如何开始又如何结束那次会面的了。只清晰地记得她无限感慨地说过一句话，我问起她这些年拍了些什么样的片子时她说：“不要提了。没有一部是我喜欢的戏。……我这一生中只有一部《马路天使》……。”

至于她的以后，留给上海电影妇女委员会的吴茵、黄晨、王人美和我爱人黄宗英去叙述吧。

想起了袁牧之

鲁 思

回忆左联时期的影剧活动，我总是要想起袁牧之。

在三十年代的舞台和银幕上，牧之不仅编导了象《马路天使》这样的影片，而且他自己就是善于饰演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的演员，当时并有“千面人”的美誉。

牧之是宁波人，幼年是在天津度过的。六岁以后，他一直流动在南京、上海、青岛和济南等地，经常跟大人看京戏，接触到了各式各样的人物。据牧之自己说：“在这些年间，我曾观察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与我后来的演戏有很大的关系。”一九二〇年，十一岁时，牧之回到宁波，在老家念了两年书，那时正值抵制日货运动进入高潮，各处庙台上都有学生在演戏宣传。这使牧之扩大了眼界，认识了话剧，他觉得这玩意儿比京戏有意思，就把自己的妹妹、远房侄子，隔壁的一个哑巴和哑巴的姊姊等人动员起来，组织了一个家庭剧社，每天唱唱打打，美其名曰“做戏”。十四岁，牧之来上海澄衷中学读书，这才正式开始了演剧活动，他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是《终身大事》的女角田亚梅，化装和表演都

很成功，据说比女性还要女性化。也就在这一年，他参加了应云卫、谷剑尘等创办的戏剧协社，成为该社唯一的小演员。

众所周知，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后，紧接着就把艺术、南国、摩登、辛酉、戏剧、光明和大夏等七个剧社所组织的“上海剧团联合会”改组为“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旋又改为以个人为单位参加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从此，在中国剧坛上，响起了一声春雷：“新兴戏剧运动”，这口号震醒了所有从事戏剧运动的人们。毋庸隐讳，牧之也是沾染过“技巧至上主义”色彩的，但是他在这时候接触了“大众化”的新兴戏剧，逐渐地兴起了“觉今是而昨非”的感受，思想转变了。一九三三年起，他参加复旦剧社、戏剧协会、上海舞台协会和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先后演过《五奎桥》、《怒吼吧，中国》、《水银灯下》、《回春之曲》、《一个女人和一条狗》、《醉生梦死》等戏，逐渐克服了专事雕琢的倾向。一九三七年，他和陈波儿、宋之的、贺绿汀、崔嵬、聂绀弩等组织“救亡演剧队（第一队）”离沪奔赴抗日前线。一九三八年，他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派，在武汉积极参加党的电影筹建工作，同年秋去延安。

牧之走过的道路，证明了一个演员的成功，第一取决于他的生活基础，底子要厚；第二是业精于勤，必须苦练基本功。牧之年轻时，对自己要求很严，常常象发神经病似的对着衣镜练眼神、练举手投足和脸部肌肉活动；第三，“失败是成功之母”，要不怕失败，不断地、认真地通过银幕和舞台的实践，去掌握电影和戏剧的规律；第四，还得有个正确的世界观，来主宰自己的脑袋，免得走上邪路。

《马路天使》是牧之在三十年代继《桃李劫》、《都市风光》后写的第三个电影剧本，他对电影艺术的创作规律掌握得更上一层楼了。电影能不能给观众以强烈的银幕感，最主要的一条是“无声胜有声”，切忌滥用对话。《马路天使》的可贵之处，正是对话很少，情节和思想内容都通过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让它从视觉形象的场面和细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不把噜噜嗒嗒的对话硬塞进观众的耳朵。试举一例：影片中小陈变的“白银出口”戏法，引出了“白银出口”的政治新闻，辛辣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使大量的中国白银流入国外的罪恶。又如粉刷“太平里”的镜头，则讽刺了反动当局粉饰太平的丑行，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我曾经把“建立在畏友诤言基础上的创作友谊”，总结为三十年代电影的传统之一。《马路天使》的成功，应该归结为导演和演员、摄影、录音、美工等相互之间建立了谅解和信赖。牧之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别人。他既非导演独裁，又非自由放任，总是先把自己的创作构思和导演意图讲给摄制组人员听，广泛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集中归纳，成为大家必须执行的原则。

导演物色演员时的“独具慧眼”，也是非常重要的。牧之在《马路天使》中选择赵丹演小陈，魏鹤龄演老王，周璇演小红，赵慧琛演小云，可谓因人成事，相得益彰。我特别要说的是选用周璇，确实显示了导演的非凡眼力，也不妨这样说：《马路天使》中的小红，就是以周璇为模特儿的，周璇的小名就叫小红。一九三五年，周璇十七岁时进艺华影业公司，同年又在电通公司的《风云儿女》中串演歌女，牧之同她相识，大概就在这个时候。《马路天使》一片，使十九岁的周璇的演技和歌喉得到充分的发挥，从此一跃而成为受到广大观

众欢迎的电影演员。

另一位扮演妓女小云的赵慧琛，是第一次上银幕。她是戏曲理论家赵景深的妹妹，很有文学修养，善演感情内含这类特殊性格的角色，过去在舞台上，就是因演《雷雨》中的繁漪而闻名。牧之挑选她演小云，也是看准了的。在摄制的过程中，为了让赵慧琛演好这一角色，牧之特地让她乔扮男装，陪她到当时的四马路和大世界一带的妓院去观察妓女生活，使她加深感性认识，丰富了角色的形象，演得有血有肉，深刻而逼真。

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时《马路天使》又复映了，最近又有不少同志来找我聊三十年影剧活动的故事，不免杂感丛生，写了这么一些，纪念左联，也纪念牧之。